熬煮时光

王汐钰

日子就像灶上的那口老砂锅，柴火烧着，锅里的东西慢慢熬着，急不得，也躁不得。我们都在这口砂锅里，被时光慢慢熬煮，从青涩熬到成熟，从浮躁熬到从容，熬去了身上的棱角，也熬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味道。

小时候，总嫌日子过得太慢，盼着长大，盼着逃离父母的唠叨，盼着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天地。那时候不懂，那些被我们嫌弃的琐碎时光，那些看似漫长的等待，都是岁月在悄悄熬煮我们，为我们褪去一身稚气，沉淀下前行的底气。就像奶奶熬的小米粥，大火烧开，再转文火慢慢熬，熬到米粒开花、汤汁浓稠，才能喝出最绵长的香甜。那时候，我总催奶奶“快一点，再快一点”，奶奶却总笑着摆手：“急啥，好东西都是熬出来的。”

长大后，才渐渐读懂了奶奶的话。生活从来没有捷径可走，那些看似艰难的煎熬，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，都是时光在为我们调味。就像村里的老木匠，做一张椅子，要仔细选料、反复打磨、精心上漆，一步步慢慢来，熬上十天半月，才能做出一把结实耐用、温润有光的椅子。他常跟人说：“木头要熬，人也要熬，熬去浮躁，才能成器。”年轻时的他，性子急，做出来的东西毛糙不堪，后来经了岁月的打磨，慢慢沉下心，一点点熬，手艺也越来越精湛，成了村里人人敬重的老匠人。

熬，从来都不是被动地忍受，而是主动的沉淀。就像老茶农炒茶，火候大了容易焦，火候小了又没滋味，唯有把握好分寸，慢慢翻炒、细细熬煮，才能炒出茶香醇厚的好茶。生活也是如此，难免会有挫折和磨难，就像炒茶时遇到的火候难题，唯有沉下心，慢慢调整、慢慢适应，才能熬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我曾有过一段迷茫的日子，工作不顺心，前路看不清，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，总觉得日子过不下去。那时候，我总躲在房间里抱怨，甚至动过放弃的念头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见奶奶在院子里熬黄豆酱，新鲜的黄豆，经过浸泡、蒸煮、发酵，再放在太阳下慢慢晒、慢慢熬，日复一日，从生硬的黄豆，熬成了浓稠香甜的黄豆酱。奶奶一边翻搅，一边说：“你看这黄豆，熬一熬，就成了香酱；人也一样，熬一熬，坎儿就过去了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醒悟。原来，熬不是煎熬，而是一种成长，一种蜕变。就像司马迁受刑后，没有消沉颓废，而是把痛苦熬成了动力，用十几年的光阴，熬出了《史记》这部千古巨著；就像孙膑断足后，没有一蹶不振，而是在苦难中默默熬着，熬出了《孙膑兵法》，成就了自己的传奇人生。他们都曾经历过常人难以承受的煎熬，却在煎熬中沉淀自己、积蓄力量，最终品尝出了生命的芬芳。

现在的人，都太急了。急着赚钱，急着成功，急着看到结果，却忘了，真正的好东西，从来都需要时间来熬。就像酿酒，要经过选粮、发酵、蒸馏、陈酿等，熬上几年甚至十几年，才能酿出醇香浓郁的美酒；就像制墨，要经过选料、研磨、晾晒，熬上千天，才能制出乌黑发亮的好墨。人生亦是如此，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，只有慢慢熬出来的精彩。

熬，需要耐心，也需要勇气。耐心，是在漫长岁月中不骄不躁、不慌不忙，慢慢沉淀自己；勇气，是在遭遇挫折时不退缩、不放弃，在煎熬中积蓄力量、等待时机。就像田里的麦子，从播种到收获，要历经风吹雨打，慢慢熬过漫长的生长期，才能结出饱满的果实；就像我们，从懵懂无知到成熟稳重，要经过岁月的洗礼，慢慢熬过生活的磨难，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日子依旧在慢慢熬着，灶上的老砂锅，依旧在文火上炖着，熬出的，是岁月的温柔，是生活的香甜。我们每个人，都在这时光的砂锅里，被慢慢熬煮、慢慢成长。那些曾经的煎熬，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，终会变成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；那些熬出来的时光，终会带着回甘，温柔我们往后的岁月。

慢熬岁月，不必焦虑，不必慌张。相信时光，相信自己，在岁月的文火中，慢慢沉淀、慢慢成长，终会熬出属于自己的味道，终会遇见更好的自己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锦衣人掂了掂手中的五铢钱，笑道：“你这老儿倒是识趣得很！”又向台下叫道：“你们俩听好了，放了那个贱人，只将那个不懂规矩的野小子打死好了。”

圆脸少女被一名兵士拎着肩膀甩到身后，少女不再哭喊，从地上爬起来后漠然地瞧着躺在地上被打得死去活来的少年。突然，圆脸少女从一名兵士的腰中抽出长剑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仰天哭泣道：“苍天啊，你当真没长眼睛吗？乘风，我们来世再见吧！”

围观百姓都惊恐地大叫出声，更有心肠软者不忍瞧见眼前悲剧的发生，紧紧闭上了双眼。

突然，“叮”的一声脆响，圆脸少女手中长剑已被击落在地。圆脸少女惊愕不已，呆住不动。锦衣人向四周环视怒道：“是谁在捣乱，有种的站出来！”

郭小玉走向圆脸少女道：“妹子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保证让你把心上人带走。”

锦衣人眼睛眨也不眨地瞧着郭小玉，心中突突乱跳道：“这女人生得太美了！”眼睛一转道：“来人，将这扰乱秩序的小丫头拿下带回府去。”

众兵士齐声答应道：“诺！”随即纷纷向郭小玉扑去，他们都是寻常武士，哪里近得了郭小玉的身。转瞬之间，十余名兵士俱被郭小玉打翻在地。

锦衣人向身后两名凶神恶煞一般的男子喝道：“赛虎、赛豹，瞧你们的了，千万不要将她打坏了！”赛虎、赛豹答应道：“诺！”二人随即一个使脚一个使爪分别向郭小玉的头部和前胸打去。

郭小玉使出华韵步法闪避，赛虎、赛豹感到眼前一花，已不见了郭小玉的身影。正自惊奇时，突听郭小玉在身后笑道：“你们的功夫真是太差劲了，不好玩儿。”

赛虎、赛豹突地转身各展绝学向郭小玉攻去，郭小玉存心戏弄他们二人，只是脚踏华韵步法闪躲。每当赛虎、赛豹的拳脚要落在郭小玉的身上时，她便会突然不见。

如此过了五十多个回合，赛虎、赛豹已是累得气喘吁吁，心中又惊又怕，在又一次进攻失败后，心理顿时崩塌，惊声叫道：“鬼，鬼，她不是人，是鬼！”

郭小玉娇斥道：“你们两个笨蛋才是鬼呢，不和你们玩儿了。”说完，突地向他们二人欺身而上，一手一个将他们二人举过头顶。

赛虎、赛豹的身体悬在空中，急得手脚胡乱踢抓，郭小玉笑道：“你们两个倘若再敢乱动，小心我摔死你们。”

赛虎、赛豹闻言顿时安静下来，求道：“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女侠，不，不，是仙子，仙子饶命！”他们眼见郭小玉身影飘忽不定，且将他们哥儿俩一手一个举在空中后还能谈笑自若，心中认定郭小玉乃是天仙下凡。

郭小玉咯咯笑道：“看你们还敢不敢欺负人了。”说着将赛虎、赛豹扔了出去。

台上锦衣人惊得目瞪口呆，赛虎、赛豹乃是梁国有名的大力士，且武功高强，没想到竟然被眼前这个柔弱女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他担心再纠缠下去，自己也会被郭小玉当众羞辱，因此向郭小玉赔笑道：“不知女侠尊姓大名，可否告知在下？”

郭小玉抬头瞧着他道：“我的名姓为什么要告诉你，不过你若要知道，也是有办法的。”

锦衣人抱拳笑道：“还请女侠赐教！”郭小玉咯咯一笑道：“你果然比这些奴才强多了。”

锦衣人高兴道：“多谢女侠夸奖，只是女侠还没有告诉下官，怎样才能得知你的姓名。”

郭小玉俏脸一寒道：“刚夸过你，你怎的又忘记了。”锦衣人尴尬道：“可是女侠并未告知下官。”

郭小玉佯怒道：“还用我来教你吗？你自己不是知道吗？”又突地向锦衣人笑道：“算了，我帮你回忆一下。你刚才不是要让我赐教吗？下来吧，我们来比画比画。”

锦衣人尴尬道：“女侠说笑了，下官不是那个意思。”郭小玉睁大了眼睛道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锦衣人此时方才明白郭小玉是在戏弄自己，想要发火，但又惧于郭小玉的武功，呆愣了片刻道：“今日是下官失礼了，得罪之处还请见谅！女侠既然要替这对男女说话，一切全凭女侠处置好了。”

郭小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做主了。”

锦衣人道：“全凭女侠处置，请！”

郭小玉向老者招手道：“你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：3304315815@qq.com

旧影

李红姣

晚风掠过小区树梢，露天银幕缓缓亮起，熟悉的《举起手来》伴着笑声流淌，点点星光落在观影人群肩头，刹那间，儿时看露天电影的旧时光扑面而来。

屏幕里剧情又好笑又解气，旁人看得热热闹闹，我却偷偷想起几十年前的夏天。那时候，乡村少有娱乐，露天电影便是全村最盛大的期盼。记得那年暑假，每日天不亮便跟着家人下地务农，割草、拾穗，忙到日暮西垂，满身尘土与疲惫。忽有乡邻奔走相告，邻村今晚放电影《黄飞鸿》，消息瞬间抚平了一日劳作的疲惫。

来不及好好擦洗满身汗泥，草草扒完晚饭，便攥着小板凳，和伙伴结伴往邻村赶。乡间土路坑洼不平，蝉鸣聒噪，却挡不住心底滚烫的欢喜。空地上拉起简易白布，发电机嗡嗡作响，夜色渐浓，星光铺满头顶，银幕亮起的一刻，全场瞬间安静。

荧幕里黄飞鸿一身正气，拳脚利落，侠肝义胆，牢牢勾住年少的目光。我们挤在人群前排，目不转睛，任凭蚊虫叮咬也浑然不觉。

散场后夜色深沉，一路伴着余味闲谈趣事，脚步声、谈笑声揉碎在温柔星光里，那是独属于农忙夏日最简单的快乐。

如今，再坐在银幕前，依旧是星光、白幕，影片更迭，身边早已不是当年同行的少年。高清影院随处可见，可再也寻不回赶电影的雀跃，寻不回劳作后奔赴欢喜的纯粹。

影片的笑声萦绕耳畔，新旧光影重叠。星光不变，银幕依旧，只是那段伴着农活、追着电影回不去的童年，只化作心底一抹难忘的记忆。